



唐 兵 著

实力派作家
原创精品小说系列

我们的纪念日

WOMENDEJINIANRI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唐 兵 著

实力派作家
原创精品小说系列

我们的纪念日

WOMENDEJINIANRI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的纪念日 / 唐兵著. —南京: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8. 3

(实力派作家原创精品小说系列)

ISBN 978-7-5346-4203-6

I. 我… II. 唐…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8272 号

书 名 实力派作家原创精品小说系列
——我们的纪念日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 47 号 210009)

苏少网址 <http://www.sushao.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盐城市印刷总厂有限责任公司
(盐城市纯化路 29 号 226300)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8.875 插页 2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46-420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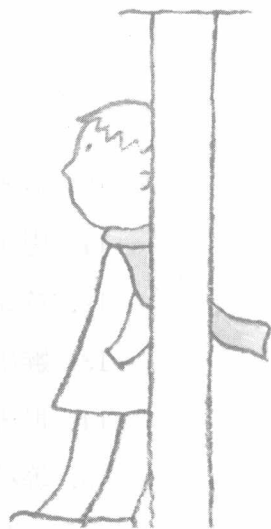
定 价 18.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向出版社出版科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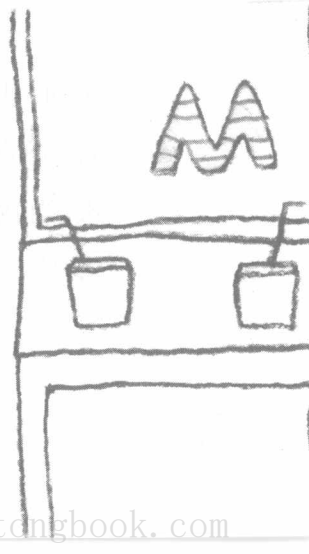
目 录

1. 别惹我，我烦着呢 1
2. 约会美国星期五 17
3. 紫色小屋的浪漫故事 34
4. 我是侏罗纪恐龙吗 47
5. 希望今天的你是快乐的 61
6. 心儿蹦蹦跳起来 76
7. 流浪狗吓坏了皮诺曹 89
8. 当我们唱起《同桌的你》 102
9. 大鼻子情圣叔叔 114





10. 对不起，请稍后再拨 129
11. 男子汉也有哭的时候 141
12. 校花校草总动员 154
13. 嫉妒啊，像一条虫 171
14. 世界为什么这么小 183
15. 等待的滋味不怎么样 197
16. 千与千寻和慕容小刀 212
17. 别说你瞧不起我 225
18. 我们的纪念日 239





别惹我，我烦着呢

别惹我，我烦着呢！

这是向天云贴在桌角上的一句话，裴蕾看着就觉得倒霉，老师干吗给她安排这么个同桌？

向天云是这学期新转来的同学，开始的时候她还觉得他挺帅。你瞧，一米八的个头，棱角分明的脸，像极了好莱坞大明星汤姆·克鲁斯。那天他跟在薛岷后面一走进教室，“哇”，女生都叫了起来。

薛岷笑咪咪地望着大家，裴蕾一直觉得她是个聪明的老师，坦率、真诚、善解人意。最重要的是她从不用高压手段对待他们，和以前她遇到的一个粗暴的男老师截然不同。

“你介绍一下自己吧。”薛岷对向天云说。

向天云站在那儿，微微蹙着眉，好像挺烦这种俗套似的。

“我叫向天云。”他说。

说完就不说了。

薛岷提醒道：“说说你的爱好。”

“我喜欢打篮球，”他的声音不大，“还有上网。”

“哇”，又有女生叫了起来。

“是不是想当姚明？”

“什么时候给我们露一手？”

“有 QQ 号吗？把你的 QQ 号给我！”

“有喜欢的女生吗？什么样的？”

女生们叽叽喳喳，兴趣盎然。薛岷摆了摆手，她见向天云皱起了眉头，也许他是那种不善于表达的男孩子，以后有机会多锻炼锻炼就是了。她的目光在下面逡巡了一周，然后落在裴蕾头上。裴蕾的同桌走了，跟爸妈出国了，只有她那儿有个空位，坐那儿最好。再说，裴蕾是班级的学习委员，正好可以帮助向天云，看向天云过去的的成绩可不大妙，什么时候要找他谈一谈。

“你就坐那儿。”她指了指裴蕾旁边的空位。

向天云走了过去，坐下。这时裴蕾看到丁圈圈回头向她吐了吐舌头。她知道丁圈圈早就眼馋她旁边的座位，她

俩是死党，丁圈圈老想跟她坐一起，这不，看到她旁边空出了位置，正想跟老师去说呢，想不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下课了，丁圈圈勾勾手指头，叫她出去。

“你倒好，有这么个大帅哥跟你同桌，重色轻友！”

裴蕾不禁失笑，“又不是我愿意的！”

“那你说，你是愿意和他同桌，还是跟我？”

“当然是你啦，我的公主！”裴蕾搂住了丁圈圈的肩膀。

她知道丁圈圈的网名叫圈圈公主，所以时不时就喊她公主。

“这还差不多！”丁圈圈的脸色马上多云转晴了，“唉，什么时候也能有个大帅哥来陪我呀！”

她挠挠脑袋，“嗯，最好有 Rain 的肌肉，权相佑的嘴唇，张东健的胸膛，元彬的眼神，再加上裴勇俊的围巾和眼镜……晕，简直太完美了！”

裴蕾在她脑门上戳了一记，“喂，韩剧看多啦？”

丁圈圈挤挤鼻子，“嘿，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见那些韩国帅哥就迷死了，你说我是不是变花痴啦？”

“我看你就是个大花痴！”两人嘻嘻哈哈笑起来。

裴蕾坐回座位，看见向天云正在纸上写着什么。

当时，她还不知道他是个那么难对付的人，后来才算是领教了，什么帅，什么酷，简直就是冷漠，冷得像冰块。

那天她看见向天云的历史书忘带了，就好心把自己的

书往中间推了推，说：“我们一起看吧。”可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不用。”语气干脆得很，倒好像她主动献殷勤似的，弄得裴蕾面红耳赤，下不了台。

按说碰了这么一次钉子以后她也该吸取教训了，可是裴蕾还是又犯了一次错误。那天她在做作业，发现一道题做错了，就头也没抬地对同桌说：“喂，橡皮拿来！”

没动静。

“喂，橡皮拿来！”

她又叫了一声，以为对方没听见。

这时橡皮丢了过来，还有一句冷冰冰的话：

“我不叫‘喂’！”

裴蕾吃惊地抬起头，这才意识到自己错了。她还以为还是过去那个同桌呢，那时候她和她的同桌关系极好，也极随便，借个橡皮拿把尺子是常事，可是现在……

她拿着橡皮，不知道是用还是不用，她真想给他丢回去，不就是一块橡皮吗？

但裴蕾不是这样的人，也做不出这样的事。

她嘴里嘟哝了一句：“真是撞到鬼了！”

“你说什么？”向天云追问。

裴蕾脸红了，“没什么。”她说。

她恨恨地擦着本子。这时，她能感觉到坐在她后面隔着两排的杨扬投过来的关切的目光，这目光她总能感觉得

到，它在默默地注视着她，随时随地，仿佛是她影子。

可是像现在这样的时刻，还是不要被他看见的好。

裴蕾把橡皮还了回去，“谢谢！”她冷冰冰地说。

向天云没有说话。

冷战好像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裴蕾不愿意搭理他，他好像也无所谓，好像从一开始就无所谓，这让裴蕾有点泄气。

向天云似乎是个我行我素的人，不大主动与人交往，每天总是自己带着个篮球来上学，下课了就去篮球场上打一会儿。有一次她看见他在篮球场上跑动的身影，矫健有力，投球投得又准又狠，漂亮极了，班里的男生还真没一个比得上的。

但是欣赏归欣赏，裴蕾对这个人还是相当“感冒”。你瞧，轮到他俩做值日了，他竟然想跑！裴蕾看着他径直走到门口，终于忍无可忍把他叫住。

“向天云，今天我们值日。”

向天云回过头来，裴蕾摸不清他是真不记得了还是假不记得，只见他耸了耸肩，“对不起，我有事。”

裴蕾盯着他，不客气地说：

“那也不能让我一个人扫呀！”

他们班上的值日是一桌一桌地轮流，这样虽然做一次挺累的，可是要轮很长时间才轮得到。

向天云想了一下，说：“下次我来做。”

裴蕾还是不说话，她在犹豫，她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

“我真的有急事。”

向天云有些不耐烦了，他看了她一眼，甩头就走，把裴蕾气得干瞪眼，但也没辙，人都走了，还跟谁理论去？她只好一个人把值日做了。唉，自己怎么这么倒霉，摊上这么个同桌！

不料，接下来的几天她的心情还没舒坦过来呢，向天云的脸却拉得老长，好像谁欠了他一屁股债，或者专门有人跟他过不去，上课的时候他也不听课，只在纸上乱涂乱画，这不，下课的时候裴蕾就发现了那张纸条：

别惹我，我烦着呢！

他还公然贴到了他的桌角上，惟恐大家不知道。

裴蕾心想，谁愿意来惹你呀！

她真想和他大吵一架，问问清楚，到底是谁惹着他了，难道是她吗？

可是瞧着他整天阴着脸走出走进，她还真有点发怵。

下午放学，丁圈圈跑来说：“喂，今天我有约会，先走了！”

裴蕾挺失望，她正有一肚子的苦水要对丁圈圈诉呢。

“什么约会？”裴蕾问。

她注意到丁圈圈使用了“约会”这个词，这个词在他们中学生里可是挺敏感的，避之犹恐不及，但丁圈圈偏偏敢用，偏偏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这就是丁圈圈，她的死党。

“回来再跟你说，我来不及了。”她急匆匆地走了。

裴蕾百无聊赖，平常她跟丁圈圈总是一起回家，她们一起去乘公交车，裴蕾比丁圈圈早下车，但是有时候丁圈圈会和她一起下车，她们在路边买些零食，说点悄悄话，嗨，别提有多开心了，可是现在这家伙竟然丢下她一个人，不够意思。

这时，杨扬和四眼走了过来，裴蕾身边是他们必经的通道。

“裴蕾，还不走吗？”四眼问，他是个胖胖的好脾气的男生，眼睛小小的，戴着一副眼镜。

“走，一会儿就走。”裴蕾收拾着课桌上的课本。

杨扬的目光注意到了那张纸条，“这是什么？”

“别惹我，我烦着呢！”四眼读出了声。

“嘿，真好玩，他在干吗？”四眼笑呵呵地问。

“谁知道！”裴蕾没好气地答。

杨扬望着她，“别理他。”他说。

“对，别理他，让他自个儿烦着去吧。”四眼也笑着说。

“我知道。”裴蕾答应着，毕竟是老同学，说的话让人

暖暖的，就是不一样，这会儿她觉得心里好过点了。

杨扬和四眼走了，裴蕾站起身，挎上书包。没有了丁圈圈，她就像断了翅膀的鸟儿，飞也飞不起来。等丁圈圈回来，一定要狠狠敲她一笔，对了，请吃两对辣鸡翅加一个蛋筒冰淇淋！裴蕾一边这样想着，一边猜测她跟谁去约会，不会是那些网友吧，丁圈圈总有一些稀奇古怪的花样让她惊奇。

路过篮球场的时候，裴蕾又看见了向天云，他在打球，书包丢在一边。T恤的背心处已经湿透了，他的样子好像在发泄着什么，一个个篮球被狠狠地砸向篮筐，发出“哐哐”的响声，裴蕾不明白他到底在烦些什么，也许真有不开心的事？她暗暗地想。

向天云是在新世界百货看见爸爸和那个女人的。

那天也真凑巧，他要去买一双旱冰鞋，就拿了钱直接奔向新世界百货。新世界百货是他们这儿最大的一家商场，里面吃的、喝的、穿的、用的、玩的，什么都有，你逛得累了还能随便找个地方歇歇。不过向天云可不喜欢逛商场，他总是直奔目标。

文体用品专柜设在五楼，是最高的一层，于是他一进商场就朝自动扶梯走去。因为是星期天，商场里人很多，扶梯上有点挤，不过这并不妨碍他看见了自己的爸爸。就

在他快要上到四楼的时候，他看见了他的爸爸，他的爸爸就在对面下去的扶梯上，和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在一起。要不是女人尖声的惊叫和随即而来的咯咯的笑声，可能向天云还不会注意到他们。也许是被别人踩了脚，所以女人尖声叫了起来，然后又旁若无人地咯咯地笑起来，那笑声像银铃似的，清脆响亮，极有感染力。所以向天云就转过了头去，看见了站在那女人身边的他的爸爸。

他们之间相隔不过两米远，但是爸爸并没有注意到向天云，因为他的注意力全都在那女人身上。他爽朗地笑着，脸上焕发出一种年轻的神采，这种神采对向天云来说既熟悉又陌生，爸爸好久没这样了。向天云想叫他，却没叫出口，他就那么呆呆地望着他们下去，自己则上到四楼。然后，他站住了，不知道是该上还是该下，是继续去买自己的旱冰鞋还是怎么的，这时他的脚带着他踩上了下去的扶梯。

他跟在他们后面，大约十米远的样子。那两人有说有笑，一点儿也没发现有人跟踪。他们一直下到底层，进了一家咖啡屋。向天云看到爸爸很殷勤地替女人推开了门。他不敢进去，就站得远远地望着咖啡屋。大约过了半个钟头，他看见他们出来了，然后一起向停车场走去，向天云躲在角落里，看着那女人拎着大包小包上了爸爸那辆银灰色的宝马。

车子一溜烟开走了，向天云走了出来，他站在阳光下，忽然觉得汗涔涔的，太阳火辣辣地烤着他，现在他也不想买什么东西了，只想回家。他找到自己的自行车，可是收费的老太太堵住了他，硬要他再付费，他说他付过了，老太太说他没付过，于是他们吵了起来。

这真是非同寻常的一天，对向天云来说一切都颠倒了，他还从来没对人这么凶过，他不知道自己哪来这么大火气，他几乎是扯着嗓门在喊：

“我付过了！不就是五毛钱吗？！”

可是老太太不相信，她拽住他的衣服不让他走，还说：

“你这种人我见多了，就想贪小便宜！”

向天云的脸憋得通红。

“告诉你，我付过了！”

“你没付！”

“我付过了！”

“你没付！”

他俩拉拉扯扯，向天云要走，老太太不让。

突然，老太太抹起眼泪来了：

“你以为我看车子容易吗，天天日晒雨淋的！”

这时，围观的人多了起来。

“小伙子，给她算了。”有人劝他。

“看人家老太太怪可怜的！”

“算了，就这么点小事，何必耽误时间！”

向天云最后从口袋里摸出了五枚硬币，丢给了老太太。

他不知道他是怎么在众目睽睽之下冲出人群骑上车子回家的，委屈的泪水直在眼眶里打转，他抹了一把脸，又抹了一把脸，泪水还是止不住滚下来，真的，在他短短的人生里还没经受过这样的冤枉！这时，他不由得想起绝尘而去的父亲和那个女人，心里涌起一股子怨恨，说不定爸爸正跟那个女人快活地谈笑风生呢，他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他，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妈妈？！

回到家，妈妈正在厨房里煲汤。走的时候她就在煲汤，因为爸爸是广东人，喜欢喝汤，所以妈妈从年轻时就学得了一手煲汤的好手艺。她煲的汤味浓汁厚，鲜美无比，不过每次煲汤都要花费三四个钟头，挺费工夫的。这会儿，她听见门响就从厨房里走了出来，看见是他，奇怪地问：“这么快就回来了？”

向天云“嗯”了一声直往楼上走，他们家是复式的房子，卧室都在楼上。

“你的鞋呢？你不是去买旱冰鞋吗？”妈妈在后面问。

向天云没回答，“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这孩子！”他听见妈妈在后面嘟囔。

向天云突然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妈妈，不知道是不是要告诉她，一旦告诉了她，又会怎样？向天云不敢往下想，

妈妈的性格是有点急躁的，平常就跟爸爸吵来吵去，要是发现了爸爸和别的女人在一起，那还不急得跳脚！再说，这几年是她过得比较舒心的日子，儿子大了，丈夫的生意越来越顺，虽然自己从单位上下岗了，但这一点也不影响他们的日子，本来爸爸就不在乎她工作不工作，她也就乐得清闲，专心致志在家照顾他们爷俩的饮食起居。她常说自己的小姐妹都羡慕她的福气，可现在……

向天云有些烦，窝在自己房间里直到吃晚饭才走出来。

妈妈说：“你爸打电话来了，说是不回来吃饭了。”

“我知道。”向天云说。

“你怎么知道？”妈妈挑起眉毛奇怪地问。

向天云没回答。

他默默地把自己的那碗饭扒完就上楼去了。

那天晚上，爸爸回来得很晚，向天云一直没睡着，直听到大门发出“咔嗒”的一声响，他的心才落实了，安稳了。他听见妈妈在门外抱怨了几句，爸爸含混地答应着，然后屋外就没声音了。向天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这天晚上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了那个年轻的女人，她穿着一条红裙子，头发挽成高高的一个髻，依旧是那样笑着，咯咯的，像银铃似的，她回头向他招手，他跑上去，和她在一起，她俯身在他耳边，亲热地不知和他说了些什么，他笑了，可就在这时候，那个收费的老太婆